



孝亲敬老

陪伴父亲

□彭明宏

父亲患轻微脑梗已三年有余。说话不太流利,越来越沉默寡言,走路也不太稳,颤巍巍的,只能迈着小碎步子,一点一点移动,好像生怕踩坏了脚下蚂蚁似的。

人到中年的我,因为工作需要,早上七点不到就要到班,晚上常常八九点才能下班,匆匆又匆匆,根本无暇照顾年迈父亲的饮食起居,更不用说能抽点时间挽着他的胳膊陪他散步,与他一起回忆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了。人衰老先衰腿后衰脑,能多走走路、多说说话,对他来说至关重要,一来可以锻炼他的脚力、平衡力;二来能通过说话频繁唤醒他的语言中枢,减缓他小脑萎缩、老年痴呆的趋势。而这样最基本的陪伴,于我而言,简直成了一种奢望。都说养儿尽孝,因为未能多些陪伴,所以天天“心有戚戚焉”。

父亲一生劳苦,三岁没了父亲,五十多岁时伴侣也溘然长逝。人生坎坷,但父亲是勤劳的、坚强的,靠辛勤劳作,在我们生产队第一家砌起了砖墙瓦盖,也让当时刚上小学的我风光无限。

日子在喜与忧抑或平淡中悄然逝去。一个多月前,父亲在老家跌了个跟头,左右肋骨各断了三根,无法手术,只能靠卧床静养,于是我整日奔波于工作单位与医院之间。谁知出院不久,“跟头”再次找上门来,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,左大腿胯骨断裂,疼痛难忍,火速入院。胸透、彩超、CT等检查,折腾了半天,又请名医、专家会诊,究竟是否手术,陷入两难境地。父亲基础疾病较多,长年服药,加之年岁已过八旬,主治医生表示手术风险系数太高,即使手术顺利,只能帮他缓解疼痛,以后照料方便一些,指望他能直立行走,希望渺茫。

我立马跟哥哥、姐姐商量,家人先拿定主意,毕竟这不是菜市场上的一次小买卖,而是一次事关生命的决断,或者说是生死攸关的豪赌。

医者仁心。在我们三人一致要求下,院方同意手术,当时也说不出是什么心情,凡事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我的心始终悬着,因为我爱人也是学医的,在很大程度上,决定手术是我与她占主导,她说她惶恐不安,生怕好心办了坏事,那将是一辈子的愧疚,我还得宽慰她。

手术两个半小时,术中出了点意外,经奋力抢救,进展还算顺利。今夜,我与大哥轮流陪护,三小时一换。大哥照顾父亲的时段,我与其说是休息,不如说是浮想。一夜未眠,满脸憔悴,于是写下了这些文字,感慨良多,亲情无价,健康真好!

俗话说想要当一个孝子很难,这次我是真切地体会到了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我想:生活中每个人虽然做不了儒学中的孝子,也应当努力在平常有空常回家看看,多些陪伴与照料,免得留下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后悔与遗憾。但愿父亲能经受住这次考验,平安渡过术后危险期,不要辜负了子女们的一片苦心。

孝敬父母,爱护子女,善待自己。什么都可忘却,唯爱不可辜负。爱是人世间最美的语言,爱是人生长河中永远唱响的主题歌!

思念无尽

缅怀慈父

□董立新

时光飞逝,岁月蹉跎。

不知不觉中,又到了数九寒冬,又到了父亲的生日。随着父亲的去世,在我们老家,有个风俗,冥寿也要悼念一下。因为适逢他老人家九十岁冥寿,这天,我们兄妹三人早早带着他老人家的所有子子孙孙,带着为他“祝寿”的酒菜等去了他的墓地,看到墓碑上父母的照片,只觉得父母未走,往事仿佛就在眼前。

父亲出生在战乱年代,一生很苦。父亲仅三岁,他的父亲就因病离世,听父亲告诉我们,其实他虽苦,却还能生活在奶奶身边,更苦的是我那小姑。她是遗腹子,因为奶奶身体不好,加上人口多,怕养不大,一出生,便被过继给姨奶奶家。虽经常走动,但终究骨肉分离。因此,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去小姑家玩时,虽然小姑看到我们时,非常热情,好东西都拿出来,弄给我们吃,却始终没有像去大姑和三姑家那么“亲”,总觉得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
父亲的意志坚强,经历丧子亡女之痛,也没有将他压倒。遇事总是一个人扛,再苦再痛,从不吭声。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七个,大姐六岁之时,被外婆带过去,中秋节吃饼,不幸的是一场秋雨,冲倒了外婆家的泥墙,大姐和我的五姨妈意外去世。二姐患疾病只活到十八岁,三姐才会爬就一不小心爬到门前大塘里溺水而亡了,而弟弟出生才七天便夭折了。兄妹七个,只有大哥、我、小妹三个人活下来了。如今,我也有儿孙,每每想起父亲、母亲当初丧子亡女之痛,是多么心如刀割的心情。从我记事之初,就没有看到过父母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,一直是慈祥的笑容。为了生活,为了我们兄妹三人,他们像没事人一样,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。记得那时,家里虽然很穷,拿给我们的,总是最好的。念书从未少过一分钱学费,过生日时,总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。过年了,我们都能穿上一身新,家里年年都能蒸上馒头,吃上肉团子和满屋飘香的红烧肉。

父亲的善良之心,让我受益匪浅。那个年代,能吃上一日三餐就很不错了。我们生产队的洪三爷家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,就踩着饭点到我家串门,就那棒头糁子粥,一顿能喝上三四碗,离开时,父亲总是向母亲一望,母亲就立刻心领神会,拿着袋子装上三四升糁子让他带回去。王大爹饭量更大,大麦糁子饭一顿能吃三大碗,父亲总是说:“王大爹,您吃饱了!”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:“吃饱了,

吃饱了。”在我们那至今仍流传着“王大爹上河工,这顿才吃饱”的俗语。正是有了父母的言传身教,才使我懂得许多做人道理。以至我长大参加工作后,更珍惜亲情、乡情。平常,只要别人找到我,再忙也要帮助他们把事情办好。为家乡新建一条870多米长的水泥路,帮乡亲们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,正是在父亲和母亲的教导下,我做事的风格得到了家乡人的认可,那条由我、爱人、儿子捐建的水泥路,被乡亲们称为“立新路”。

父亲识字不多,是位土生土长、地地道道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有着使不完的力气,靠多劳动来支撑整个家。他和母亲很勤劳,一年能养4头猪。家前屋后40多棵梨树,父亲虽不是能工巧匠,但是,他能自学成才,运用嫁接技术,不断改良梨树品种,通过嫁接改良,有时还能把一棵梨树嫁接成秋白、明月、丰水和青皮等多品种梨树。梨成熟后,父母采摘装在篮子里,用独木轮小车推到十多里开外的合德县城去卖钱。正是他们的辛劳持家,才使一大家子人虽不能吃好喝好,却也能吃饱穿暖。

父亲是名老党员,在那个特殊年代,尽管他识字不多,可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严要求自己,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乡亲,仅凭此,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,很多干部和周围邻居遇事都能到我们家,总是“找董四爷商量商量”(父亲在家排行老四)。

父亲性格内向,给人感觉有点木讷。他平时不爱到邻居家串门,也不多嘴多舌谈论张家长李家短。但是,我们家所有的亲戚,特别是姨表兄弟、姐妹,却最喜欢到我们家来玩,见到有亲戚来,不管大人还是小孩,父亲总是想办法弄一点好吃的招待他们,三姨家的云霞妹妹,现在还在说,无论什么时候到二姨二姨父家,哪怕喝粥也舒心。

父亲很严肃,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我们兄妹三人,拿人家一针一线,必须立刻送还。儿时有时不懂事,常和小伙伴们打架斗殴,不问有理还是没理,只要被父亲知道了,总少不了顿揍。有了父亲的教诲,使我日后养成了公家的东西不占,老百姓送的礼坚决不要的品格,一切靠自己脚踏实地去奋斗。

如今,父亲已离我们而去整整十六个年头了,我也是奔“六”的年纪了,夜深人静之时,常常拿出手机,找出相册里父亲的照片,有时一个人会发呆,天堂里的父亲,您还好吗?我要对您说,我的父亲,我会永远记着您,念着您。

快乐时光

“森林”放飞

□王其益

退闲之日,悠然自得。无案牍之劳形,亦无上官苛责之烦恼,起居作息,皆随己意。然久居尘嚣,日无新趣,颇感乏味。故常寻静谧之地,向往自然之幽境,便成吾辈退休者之共愿也。遂与几位挚友相约,择日驱车东台黄海森林公园,共享两日放飞心灵之旅。

黄海森林公园,位于东台之境,乃沿海平原之绿肺,亦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也。其地独特,植物繁茂,景色秀丽,游人络绎不绝。

择日期至,晨光熹微,透帘而入,唤人梦醒。洗漱完,早餐毕,携伴侣,驱车接友,向森林公园而去。临近其境,尘嚣渐远,绿意扑面而至。

午时既至园舍,饭毕小憩,遂步入林间小径。

映入眼帘,无际苍翠,树木葱茏,绿色之屏障,隔尘世之纷扰。循曲径而行,两旁草木葱郁,高者参天,低者丛生,各展生机。林中鸟儿各异,鸣声清脆,或穿林而过,或栖息枝头,姿态万千,美不胜收。森林遮蔽下之沟渠,或蜿蜒曲折,或直而远展。河水虽非清澈见底,然蓝天白云、绿树倒影其中,宛如画卷,时有水鸟掠波而过,涟漪荡漾,生机盎然。

穿梭于森林之中,脚下林间木道,头顶云卷云舒,观其景,闻鸟鸣,心之旷达。吾虽三度至此,然每至皆有新意。林间光影交错,空气清新,泥土与叶香交融,令人心旷神怡。踏小径,聆虫鸣鸟唱,观参天密林,豁然开朗。

继而深入林间,徒步小道。探秘森林深处,但见几处木屋,外陋而内精,顿觉已至世外桃源。赏奇花异草,观珍禽奇鸟,深感生态保护之责。于自然之敬又愈增,亦使吾益重地球之家矣。

及至次日午时,二日游将毕。回首游程,欢声笑语盈耳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在这片绿色海洋中,我寻得心灵之宁静、神情之愉悦,继而越发坚信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之理念。愿此自然之美景长伴吾身,愿此游程成为吾余生之珍贵回忆也。

